

陈书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旧时 月色



陈书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社科院图书馆惠存

善友 2001年10月

旧时  
月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月色/陈书良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5438-2890-1

I.旧... II.陈...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639 号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魏 剑

## 旧时月色

陈书良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5,000

ISBN7-5438-2890-1

I·339 定价:11.80 元



## 书 祭

余生也苦，余学也艰。我是一个遗腹子，人生的最初记忆是朦胧灯影下母亲的哭泣。我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

外祖父刘永湘先生是湖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家境清贫，却充满了学术气氛。童年的我常常在月夕花晨摩挲岳麓书院门前的石鼓，看惯了——  
觉醒来、外祖父边咳嗽边看书的背影，看惯了那些教授胸前的粉笔灰，看惯了穿着破旧的学子在寒风瑟瑟的走廊里徘徊诵读。我最初接触的书是线装古籍。有些书断了句，有些没有断句，叫白文本。外祖父信奉“不动笔墨不读书”，读起书来左手执卷，右手执笔，神情显得那么肃穆和虔诚。我常依偎在他的身旁，看他用笔在书上圈点，有时还在天地头批上一行：

善  
民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  
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姜夔《暗香》

# 序

熊治祁

我与书良兄的相识，是二十四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都是工人，他在长沙北区搬运站，我在一家塑料厂，都去报考了研究生。考场设在当时的中南矿冶学院，我们是从长沙河东骑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单车去的，都穿着工作服。因为其他考生多为大学毕业生，我们两人略有点自惭形秽，加之又坐得很近，第一场考试完毕，自然就互致问候，但恨相识之晚了。记得考试全部结束后，众考生在一起交谈，免不了问考得如何，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考生说：“至少拿个八十五分吧。”我问书良，他只说了两个字：“一般。”后来是那位大学生没考上，书良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后我们交往甚密，频频通信，还偶有唱和。我去湘大时，他同一天要去武大，互不能相送，他赋诗寄我，结句云“君行不得送，盟誓寄江涛”。我到校后和之曰：“岁寒云树思，枕上化洪涛。”可见相互牵挂之深。



二十多年来，书良一直致力研究文史，著作等身，早已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了。近日他将一些零星文字辑成《旧时月色》，嘱我为序。以学问之浅陋，固宜推诿；以交情之深厚，敢不从命。一口气将四十多篇文章读完，我实实在在的感觉就是如饮醇醪，如行山阴道上。那哲人的沉思，诗人的笔调，学者的风采，智者的感慨，文中随处可见。读好文章本是一件乐事，读好友的好文章当然更是乐事。古人说，读《汉书》可以下酒，妙哉！老实说，读完《旧时月色》的当天晚上，我确实是浮了一大白，这篇短序，就是乘着酒兴写的。

2002年3月9日



## 目 录

朱张渡口夕阳红·····	( 1 )
半城王府·····	( 6 )
汨汨白沙井·····	( 9 )
惆怅观古堂·····	( 12 )
朱家花园何处寻·····	( 15 )
吴井梦·····	( 18 )
轩窗今复冠南州 ——重修岳阳楼印象记·····	( 22 )
寄情张谷英·····	( 27 )
青鬓通泰街·····	( 34 )
伤逝·····	( 38 )
书祭·····	( 41 )
壮哉莫尔雅·····	( 46 )
重话麓山秋雨·····	( 48 )
齐白石的手稿及其他·····	( 51 )
徐悲鸿的两篇遗札·····	( 53 )
《郑板桥评传》前言·····	( 55 )



## 醉卧花丛的唐解元

——《唐伯虎诗文全集》前言…………… (59)

《欧阳修人格研究》小引…………… (69)

《湖南文学史》导论…………… (74)

《鹿鸣丛书》编辑缘起…………… (86)

## 一门父子三词客

——《眉山三苏》前言…………… (89)

《六朝十大诗人集》前言…………… (95)

《六朝如梦鸟空啼》小叙…………… (105)

《梁启超文集》前言…………… (108)

《欢喜冤家》前言…………… (113)

## 世须才，才亦须世

——《湘绣史话》序…………… (119)

## 拼将有限逐无涯

——李湘树《无涯轴》序…………… (122)

## 别辟临池路一条

——《郑板桥书法字典》序…………… (125)

《星河心影》序…………… (133)

## 读韩愈

——《韩愈集》序…………… (136)

《“微”也足道》序…………… (141)

## 荒原上的一朵寒蕊

——《里外不是人》序…………… (143)

老子婴儿考…………… (146)

维摩诘热…………… (149)

张僧繇的悲哀…………… (158)



---

说“癖” .....	(167)
也谈床和胡床 .....	(171)
关于怀素生年及其他 .....	(173)
帐望洪大全 .....	(177)
跋 .....	(182)



# 朱张渡口夕阳红

## 一

童年的我寓居岳麓山桃子湖，那时候湘江虽然已有轮船过渡，但湖南大学的师生都喜欢从牌楼口坐小木船摆渡。大人总是指着东岸渡口告诉我：这是朱张渡。

朱张渡，又叫灵官渡，坐落在长沙上六铺街和中六铺街的相接处。南来的湘江在这里被橘子洲一剖为二，江水在洲头的撞击下变得更激昂，夹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消磨着悠悠岁月的风雨晨昏。

而今，朱张渡已在长沙的市貌中消失了，由此想到，张栻和朱熹



离去确已很久远。童年在花朝月夕，只能在朱张渡静听木桨击水的欸乃声。现在就连这单调的声响也听不到了。屈指算来，才四十年，而张栻、朱熹开创的湖湘学派，距今已经八九百年了。当年，朱、张的魔力竟能把华夏腹地的一个生僻角落，变成千千万万学子心中的圣殿，在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秘术呢？

## 二

湖南有幸，中国有幸，公元1161年，南宋朝廷颁发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旨令谪居永州的张浚自便，浚到潭，即判潭州。这样，二十九岁的张栻就随父亲来到长沙。张浚是宋南渡后的抗金名将，绍兴二年封节度使，是年张栻降生于四川绵竹。然而张栻似乎注定与湖湘结缘，绍兴八年，张浚落职，六岁的张栻随父亲来到了湖南永州。他幼慧过人，一次，蒋昺带他去永州天庆观读真宗御制碑文，他竟能过目成诵。十四岁时，张栻随父谪居连州。十八岁时，他又随父徙居永州。在这段时期，他曾负笈到衡山随儒学大师胡宏学习。胡宏一见就赞叹：“圣门有人矣！”1161年，张浚父子一到长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筑书院于妙高峰，张浚并且亲书“城南书院”四字。乾道元年，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又聘张栻主讲。这样，他就常常一叶扁舟，往来于城南、岳麓之间，诚如他在诗中写的：

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  
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潇湘渡”，即为以后的朱张渡。到了乾道三年，朱熹从福



建来长沙，也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官已做到主簿，张栻也做过“书写机宜文字”一类的官，但他们都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讲学和读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朱、张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学问家、教育家，而不是官吏。

“惟楚有材”，湖南人才之盛，实与南轩讲学有关，因此黄梨洲在撰述《南轩学案》之后，复有《岳麓学案》之作，近人李肖聃《湘学略》也论之甚详。湖南人才多出自岳、城两院，源远流长，薪尽火传。由于这两个普普通通的书院的存在，长沙一度成为宋代国学重镇。当时，也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长沙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宅门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以执著的追求，繁衍着湖湘学术。而数百年来，湖南的博学鸿儒，承朱张遗绪，竞其力以办学为荣，毕其生以育才为乐，正学风，出人才，造成湖湘学派的蓬勃发展。

没有教育，也就没有可能产生学派。

### 三

站在朱张渡，脚下是两条合而又分、分而又合的日夜争辩着的汨汨江流。此岸，彼岸，波涛，风棹，历史由此向后代的衮衮诸公诘问：治学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文化人格？

1167年，当张栻往来主讲于城南、岳麓两院时，担任福建同安县主簿且已名重一时的朱熹听说张栻深得衡山胡氏之学，特地自闽来访，与论学，三昼夜不合。于是相与讲论于城南、岳麓，邻郡士子联翩而来，听讲者多达千人，饮马池水立涸。朱、张过渡湘江之处，就称为朱张渡。昔人有首诗描述了古渡风光：



二贤讲学当年事，古渡犹教胜迹传。两水平分帆影外，  
一亭孤峙渚花天。洲中细雨闻芳若，山里云深隐杜鹃。漫说  
文津和道岸，迄今遗绪几人肩？

文津和道岸指的是湘江东西岸的渡口。末尾两句是说朱张渡口虽然还在，可是朱张的学问和人品又有几人继承呢？朱、张讲论两月，朱熹才离去。后来，张栻英年早逝后，朱熹遣使致祭说：“嗟唯我之与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究，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有，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没有阿谀吹捧，没有文人相轻，有的只是对于学术的论争和对于真理的服膺，朱、张风概，跃然纸上。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学士带着崇敬仰望着这两位大儒，却或带着鄙夷的眼光扫视着与自己同时的文人，或挤出谄媚的微笑讨好并不高明的侪辈，他们在学术追求中，恰恰丢掉了可贵的文化人格。

#### 四

近世纪以来，过往湘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木船变成了轮渡，又变成了湘江大桥，而且不止一座，双虹垂江，车水马龙，朱张渡也就彻底消失了。大部分长沙人对此也茫然不知。

世间总有这样的怪事，越平凡的事情越伟大，朱张渡的历史就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我常常回忆童年印象中的朱张渡，回忆随杨树达、王啸苏等老教授涉渡时的情景。对于他们来说，对着古渡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往返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我觉得，无论现代化的城市如何拥挤，也应该为朱张渡立



一块碑。因为失落了朱张渡，也就失落了湖湘学术的精神。而失落湖湘学术，是湖南人乃至中国人的悲哀。

1998. 11

# 半城王府

近期因长沙市五一路扩建，从五一广场地下发掘出一些古代砖瓦，从而印证了此地明代是王府所在，关于古代长沙城的风貌一时成了市民们议论的话题。

长沙自古就是华夏腹地的重镇，城内最早的藩王府遗址，要算汉景帝时长沙王刘发在旧城东南角建的定王台，这也就是南宋词人姜白石在《一萼红》中慨叹的“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到五代时，楚王马殷建王宫于今马王街，其子马希范又在今兴汉门外建有九龙殿，在城南建碧湘宫、在城北建开福寺等以为游宴之所；到明朝时长沙王府可说是“于斯为盛”，足足占了